

真相使人自由？：論翁達傑《安霓尤的鬼魅》的揭密侷限與倫理可能

岳宜欣

摘要

國際組織以調查人權侵害為名，介入一國內政，或許是當代社會習以為之正義，這也是翁達傑 (Michael Ondaatje) 《安霓尤的鬼魅》 (*Anil's Ghost*) 處理的議題。這部小說以斯里蘭卡 80 年代爆發的內戰為背景，女主角是聯合國人權組織的法醫，去國多年，為調查政治犯罪回到母國。她在考古保護區挖到新骨骸，要還原骨骸的身分去揭露政府殺人的秘密，相信「有了真相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」(102; 138)。以這憂懼恐怖的內戰歷史為背景，小說以安霓尤對骨骸的調查開始，透過科學專業還原所謂真相，忽略當地歷史學家忠告「在這個世界上，大部分時候，真相有時候只是片面之詞」(102; 139)。在此對真相定義的對照(單一可被找到的普世真相，與延異的可被宰制的在地事實)呈現揭密的侷限：調查骨骸身分的成功與否既被政治權力主宰，是所謂裸命 (bare life)。作者翁達傑看似呈現安霓尤的成長敘事的框架，卻不斷插入對白色恐怖之時內戰背景的描述，如挖掘被歷史政治消音且無所不在的「鬼魅」。小說中蒙太奇不連續的斷簡殘篇，因此不斷干擾質疑安霓尤的揭密之旅，像是提問：調查真相是否真為救贖？

翁達傑的虛構小說回應斯里蘭卡歷史上的內戰，點出生命政治的例外狀態 (state of exception) 的議題：人被排除於法與人民之外，卻內於公權力掌控的困頓，故即便解開骨骸的身分之謎也無法改變更多無名殺戮的事實。翁達傑小說反思生命的政治化、質疑國際公權力介入的正當性、更重新思考「揭密」開啟的可能性：透過女主角這歸國法醫對在地的認同，「揭密」轉化為一種閱讀倫理的可能。為還原骨骸身分，安霓尤以科學方式閱讀這具骨骸，知其不足，尋求當地考古學家和醫生的專業協助。那麼骨骸便是讓安霓尤從科學轉向，接觸考古、歷史、甚至於藝術宗教的當地人士，重新建立她與這片土地與群體的聯繫，而非一開始自以為的自由。一旦她明瞭骨骸不只是政治犯罪的證據，而是屬於「我們」的一份子 (272)，便是藉由各種可能的閱讀方式替被消音的鬼魅發聲，啟動由政治轉向倫理的可能。

關鍵詞：秘密／真相、生命政治、閱讀倫理、群體